

快哉记

一河绿意快哉,如老玉千年凝翠。泠泠水流处,藏诸般山影柳影屋影桥影人影狗影,窸窸窣窣,影影幢幢,如影随形,如心随影,随风而乱。又一河快哉风,扯岸边柳丝亦随风而乱,似好句子跳跳脱脱在快意文章里,无所依傍,偏要蜂拥而起,破墨而生,脱口而出。

好文章无章法却拙气盎然,好文章有章法却水气清然,好文章包浆到老方正,年轻时则姿容俏皮,正如这长临河古镇,瓦肆勾栏,浮出了一角翘檐,若翘嘴白飞身鱼跃,墙头几串红辣椒古道热肠。

一街快哉人家。卖芝麻饼的,卖生煎的,卖麦芽糖的,卖野菜粩粩的,卖手工篮筐的,兼卖碗中百般风情,烟火生活,最是应景,十分市井,十分畅快。馆、庄、铺、房、坊、摊点,如芝麻粒嵌在两侧。米行、布庄、药店、酱园、酒馆、百货,杂陈于青砖黛瓦之下。我欲乘风上街,人生如赶集,当乘红红门联上的点睛之翼,若吃茶三碗,顿腋生羽翼,鲲化鹏飞,看街上人如弹丸,天上白云千载,世事空悠悠,人间重晚晴。

曲项伸颈,是三五只大白鹅在向天胡乱造句,臭豆腐在陶盆里神经病一样造句。臭豆腐快哉到大臭,奇臭生香,是异香里的神经病。聚贤中华老报馆在民国年间以胡适之的大白话造句,准提寺的僧徒在晨昏对木鱼诵经造句,留真照相馆的老相机在用烟雾造句,牛家海剪纸的剪子在咔嚓咔嚓造句,百年邮政在邮筒、永久牌自行车和催归的电报之间造句,行人在八百米的老街造句,“笃笃笃”“笃笃笃”……句句快哉,句句云烟起落。秋风万里吹来,一切都乱了,一切都活了,院墙边晃荡数颗红柿,像省略号一晃数百年,秋风却不记长临河三国旧事。街道上高跟鞋和童子声各分平仄,自有音韵,仄仄平平在枝上头、人心头、巷尾街头,一路快哉。

阳光晴快,仿佛一锅咕嘟嘟的南瓜粥,憨实温良,妥帖到人心深处。老褐木雕门窗左右,有黄山人在门槛闲坐,如徽州墨团。无为人沿街闲闲走,如六安瓜片。长丰人迎酒旗闲闲语,如桃花粉面。其余岳西人、寿州人、蚌埠人、合肥人、肥西人、宿松人,诸多快哉汉子,横七竖八,均三缄其口,闭口不言。好景总是闭口难言。

街头儿歌奇巧,嵌入老镇地名,地名如人名,人名多吉祥,吉祥中子孙散枝发叶:

“一,一,吴兴一;二,二,梅寿二;三,三,盛宗三;四,四,罗胜四;五,五,张日五;六,六,徐藏六;七,七,朱龙七;八,八,罗

荣八;九,九,张永九;十,十,千张千子豆腐长乐集。”

这般《东京梦华录》的天真烂漫。这般《清明上河图》的影落繁华。这般清奇的马头墙、冬瓜梁,悬垂而下。我顿脚拍手呼和,歌之舞之,满街想喊住吴兴一,朱龙七,张永九,大家伙们,千张千子,快吃豆腐长乐集。烟火人声,吃千张,吃千子,吃水嫩豆腐,人声鼎沸,亦是快哉。

对面为汤巢湖水,湖中银鱼白,米虾白,螃蟹红,岸边茶梅红,杏花白。白白红红,小白长红,舟楫泛中流,一湖神仙滋味。但愿做自在神仙,做了神仙也不换,不辞长做长临人,不亦快哉。

一千七百余年的繁闹埋在老镇地下。一千七百年,河水四围寂静,竹木安然,眼神清澈。

渐渐,远处夕光在野,河里一叶孤舟。孤舟夜行,野渡无人,有夜航船之魅,霜落石出,仿佛明清小品的清寂册页。暮晚,一个人,一河苍枯山水,与我舟一芥,梦里野狐禅,不亦快哉。

长临河者,昔名长宁河。有寺名长宁,予我长寿安宁。我欢喜长宁寺,松花落衣巾,僧推月下门。我亦欢喜长宁河,素月分辉,明河共影,空里流霜,飞漱其间,良多趣味。真是快哉随心也。

山色如茶

皖南青阳,其东南诸峰,林壑尤美。晨起见诸峰如飞帚扫天,山色如石台禅茶雾里青。仰观天地之大,而山何其小,人何其渺,几叶六安瓜片而已。

上午登临九华后山,山色渐沸。峰名滴翠,仿佛吾乡的高山野茶岳西翠兰,又如一盏时光浸润的碧螺春,被僧人用天空的罐罐熬着。寺名翠峰,寺里僧人仿佛不是念经,而是日夜熬茶,五次三番,把熬的茶从罐罐里倒进倒出,直至汤色滴翠。茶味则像寺前一畦畦低矮阔袍灰茶树,苍老苦厚。滴翠峰就是夏天那样葳蕤的汤色,峰顶如壶盖。我们数十人在寺门左首的走廊上吃应季黄爪,脆嫩可口;又吃昔阳薄饼,香脆喜人。山西昔阳,住持僧的老家。我们都在一壶茶的茶盖下过老茶瘾。呷一口,苦香浓烈。阳光浓烈。一个山寺,曾是华严大道场。如今数个小僧。设想数个小僧远离前山几百寺的喧嚷,一路念经,天晴浇菜,坐庐听雨,仿如在一路清洗茶渍。滴翠峰峰上有风,翠峰寺簇新如壶,后山僻,因此高出了凡间几尺。

下午坐在古镇陵阳的老桥上,树影斑驳,人影斑驳,碑记斑驳。王祥夫老师一袭红裤精神,水运宪老师黑色短裤精悍。都是活成了精的自在风雅,心生亲切。河风自带江南茉莉花茶的



月光城 散文

山水经

黄亚明

温软。近处的桃树、枫杨葱茏,硕大的倒影历历在水,还有马头墙、后窗、碎花的窗帘、晾晒的被褥、铁匠铺、剃头铺招牌的影,一团团安化黑茶似的堆叠在河中。青山远来,投影水中如扇面,如蒲团,如僧人跌坐。两岸阳光明丽,桥下水声汨汨,一河碎银婆娑。一河荡荡泱泱的墨汁。一个黄山毛峰般苗条的男人,妄图踏石濯足,溯洄游之,却“噗通”一声,河水像一杯被热汤迅疾冲开的黄大茶,将男人的半身打湿。就这样。就这样悠闲着,我抬眼看过去,一村子晃动的人影,山色云影兀自变化,近前的日子就这样自足安闲。仿佛另一种禅意,天地大茶壶,是不需显山露水的安闲。

身姿如壶,身子如茶。天色如洗,山色如洗。四季在变,晨昏婉转。我心逍遥,心里有通幽曲径,曲径通幽处,青阳山色深。渐渐天色苍茫,山色如归鸟。归了。

霜迹

宣城地属皖南,皖南一贯风烟好,清奇入味。宣城则多包浆气,如石涛《秋山聊叙图》,清奇内有写碑之心。

立冬日,坐大巴自大别山赶赴宣城,安庆、池州、铜陵,一路山色渐渐驳杂无畏。驳杂是初冬宣城的常态,驳杂方见容态性情,本相生气。越靠近宣城,这千山忽然就乱发粗服,似乱云无心出岫,青一大块的,黄一大块的,有大红几棵,又暗红几棵,青青红红黄黄,红红黄黄青青,正处于葱茏到凋零的过渡带,倒添得几分蓬勃和跳脱。隔车窗而望:田野。水洼。河汊。水洼。田野。河汊。河汊。田野。水洼。白杨萧萧,稻茬金黄,黄碧交错交错交错,毫无章法。无章法最好,章法多了匠气太盛。我就欣然这宣城山水乱了章法,心随云走,道法自然。宣城有一种无所不在的少年凌勇之力。

路边树木经霜,微醺轻摇。一层包浆是霜迹,霜迹里人迹无多。偶有两三农夫农妇,斜影在田畴,粒小如豆。

冬阳似胖南瓜,挂在人家门楣,摘下可煨一锅喷香好粥。金灿灿的玉米,如调皮童子倒悬金钩。只有徽派老建筑,青衣灰袍,翘檐几百年,心怀激越,满腹金石之音却已如此喑哑。

从前春夏季路过宣城,景象如中国鲜活水墨,山丘丰腴,似敞怀弥勒佛,笔势下墨意难掩,绿意难掩。而宣城的水似抚琴俏佳人。街巷河塘

里,树影寂寂如墨,一泓碧水却又挑起千茎青荷,依红偎翠。说到宣城的水,春夏是活水流深,望不尽的荷花,又似持桨摇船的黄衫绿衫小丫头,“欸乃”一声不知处。

在水东老街,各类旧石、旧墙、旧玩、旧器、旧家具,与青砖、青苔、青瓦、青石板构成一个特别的空间,拌杂人声沸沸。高天冬阳仍暖,斜射下来,一街的烟火可喜,幽光沉静。如一位旧气温存的书生,体恤着济济苍生。我看见街边小店,那位苍颜老太,沟壑似的皱纹里深流着落日的淡金之光。走进店里,有“福”字草编小圆凳售卖。以手轻抚,却犹疑此行时程太久,只好快快放下。福寿人家,宣城是惜福之地。

我不喜红砖,红砖里似仍有奔突的窑火在烧,窑火一直在它体内,一身躁气,不得解脱。青砖是水冷——遥遥可见那一泓静水,沉积在骨缝,耐风化耐雨蚀。其气魄神魂,铅华洗尽,宣城是青砖似的千年寿地。

山下无霜,老街无霜。霜迹已遁入万物之心。

天上大风

天上无风,柳丝不动,潭边的日子都快晴和到老了。日子是桃花潭的老日子,一千余年了,亦是李白和汪伦的好日子。想他们喝小酒,饮风月,住在好日子隔壁,坐在小方桌上,举箸捉豆,醉态如憨童扑跌,酒意将乌漆墨黑的天空戳出一个亮堂的窟窿,真是别有唐朝风致。我们在潭边的老街闲走,暖阳镀人声一层古铜色,镀祠堂、竹器、瓦檐、门当户对、渐枯藤萝和三五背影一层暖色,亦是好日子。夕辉渐覆,桃花潭截了青弋江一段,衣袖清癯,我们乘舟要往对岸去,在水上无人踏歌行。今人在人前多假装羞色,脸皮内里实厚。只有湘人内心孔武,在舟上何立伟老师和胡竹峰勾肩搭背,风骚灿烂,一个六十多,一个三十多。我想狂喊,只有一声短促的“啊”。啊来啊去,已到对岸馆舍。馆舍小青瓦,白粉墙,马头墙,老旧的和做旧的,依然古香古色。入夜吃得几盏小酒,冬风凛冽,乘兴去赏何立伟写字作画,得赠“天上大风”一句,“来客了”茶壶一把、茶杯一盏、小托盘一个。实乃吝啬也,当有四五闲人喝茶,需添茶杯三四盏,且等风雪中叩门的闲人一个。客何在?李白没来,汪伦没来。一时间天上大风,呜呜吹,恍恍惚惚,好风生暖树,潭水深无语。